

程乃珊

/ 著

程乃珊散文

# 上海探戈

SHANGHAI TANGE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程乃珊 / 著

程乃珊散文

# 上海探戈

SHANGHAI TANGE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探戈 / 程乃珊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8

(程乃珊散文)

ISBN 978-7-5486-1270-4

I. ①上… II. ①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0980 号

## 上海探戈

作 者——程乃珊

责任编辑——许钧伟

装帧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ven.cc](http://www.even.cc))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

字 数——25 万

版 次——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版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1270-4/I·179

定 价——42.8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序一 我们生来都是旅人

曹可凡

严尔纯先生从爱妻程乃珊遗物中找到一本题有我上款的《上海素描》，落款时间为“2011.8.15”。乃珊的“马大哈”远近闻名。除写作外，乃珊凡事大大咧咧，此书想必她写完后随便一放，便遗忘了。睹物思人，往事历历在目……

印象中，与程乃珊见面，大都是在餐桌旁或派对上。有乃珊的聚会大抵不会冷清，大声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总是盈满屋舍。尤其边啜几口红酒，夹几筷小菜，边听她讲海上旧闻，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了。记得有次聊起“天鹅阁”的“鸡丝焗面”和“凯司令”的“栗子蛋糕”，她的谈兴忽然被激发出来，声调也高了许多：“‘鸡丝焗面’表面烤得金黄，内里却散发浓浓的芝士味，吃完之后齿颊留香，若再配上一碗蘑菇汤及一客冰淇淋，简直赛过活神仙；而‘凯司令’的‘栗子蛋糕’更是神奇，蛋糕以栗子泥堆成，外形呈球盖形，然后用鲜奶油裱出各色花纹，中间再放一颗艳红樱桃，极具海派风味。”平心而论，这两款食物均吃过不止一次，感觉不过尔尔，但经乃珊一品评，似乎陡然变成人间珍馐。

乃珊出身名门，祖父是知名银行家，丈夫严尔纯先生外公则是鼎鼎大名“绿屋”主人。因此，她待人接物讲究格调、品位，追求高雅精神气质。在她看来，格调与名牌无关，只要穿着得体，一件普普通通的衣服，照样显现主人的腔调。忘了哪一年去她家“嘎讪胡”，

我那皱巴巴的风衣居然引起她的注意。后来她在一篇散文中有过专门描述：“一身旧塌塌的米黄色风衣，颈上随便搭着一条颜色黯淡的（那种颜色新的看上去也像旧的）羊毛围巾，配一口略带苏州口音的老派上海话，貌似十分 30 年代，但谈吐思维却是摩登的。须知这些老牌风衣就是必须要穿得旧塌塌、风尘仆仆、漫不经心，才显出气派，很有《北非谍影》中亨弗莱·鲍嘉的神韵。只有那些盲目的名牌追求者，不惜花几个月工资，求得一件英国名牌风衣，小心翼翼地赤刮辣新地上身，连褶皱都不敢起，那才寿头寿脑……”

虽然家境优渥，从小过惯钟鸣鼎食般生活，但乃珊身上毫无颐指气使的大小姐娇蛮个性；相反，倒是乐观开朗，古道热肠。朋友间有什么事找她，她从来就是有求必应。2011 年拍摄电影《金陵十三钗》，导演张艺谋提议，戏中我饰演的“孟先生”和女儿“书娟”那段对话，可否改用上海话，当然，还必须是老派上海话。于是，“程乃珊”这三个字立刻跳入我的大脑“内存”。乃珊及尔纯先生果然满口答应，不辞辛劳，逐字逐句修改。譬如：原剧本“孟先生”有句台词“书娟，爸爸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乃珊说，老上海人一般称“爸爸”为“爹爹”，对女儿也很少直呼其名，总是以“阿囡”代替，以示亲昵。因此，那句词便改为“阿囡，爹爹一定会想办法拿侬救出来”。同时，她还提醒哪些字必须要念尖团音，语气、语调也要有那个时代的韵

味。拍摄时，导演专门请了位“老克勒”到现场“监督”。一场戏下来，我和“女儿”以上海话你来我往，时代感瞬间弥漫整个摄影棚，连见惯世面的“老克勒”也不禁跷起了大拇指。导演自然大为满意，并特意请我代为向乃珊致意。原本还想请她参加电影上海首映式，不料那年12月，乃珊被查出罹患白血病，从此谢绝一切公众活动。

2012年春节，经数月化疗及靶向药物治疗，乃珊病情一度得到控制。在阴阳界游走一圈后，她不仅没有消沉，反而愈加变得乐观，写作欲也十分强烈。于是，我试探着问她是否愿意为我的新书《不深不浅》写几句话，而且一再强调必须在健康状况允许范围之内。但乃珊毫无迟疑：“没关系，我来写，解解厌气也好。”仅仅一个月，乃珊便交出了这篇“作业”。当时只期待她写个二三百字，她却一口气写了千余字，还一再自谦“写得太长，废话太多”。她在文章中说：“属于老派的（traditional），但绝不老式（out）。他属海派的，但自有一道坚定不移的底线。这恰巧就是上海先生的特点。百年风云，云舒云卷，上海的城市文化不是一天打造出来的。为了生存，上海男人在时代的洪流里沉浮颠簸，渐渐打磨出一套顺应大都会游戏规则的应变能力……棱角虽已被生活打磨得溜光滴滑，不露锋芒，不张扬，却认认真真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文章表面上看似说我，实则却是她对海派文化的深度思考。大概过了半年多，我拿着新出版

的《不深不浅》再次登门探视，却发现乃珊略显落形，状态也大不如前。原来药物已无法遏制癌细胞的恶性繁殖，而骨髓移植也因超过年限而无法施行，前景暗淡。尔纯先生告知，乃珊对自己病情了如指掌，虽也有片刻情绪失控，但很快镇定下来，靠煮字作为心理支柱，陆陆续续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稿。那时，对乃珊而言，书房乃是战场，是其生命的维系。她每日躲进狭小的书房，奋笔疾书，拼尽最后一口气力，说尽留存于大脑中有关老上海的悲欢离合。当生命之舟慢慢驶向终点，乃珊终于无力执笔，但丈夫仍一如既往将书房的灯开得亮亮的。起先，乃珊从卧房走到客厅途中还会往里张望。后来，她嘱咐不要再开灯了，因为有书房而无法写作对她来说，实在太过残酷。即便如此，她又忍着病痛，以口述方式留下若干篇万字以上长文。我知道，她是想和时间赛跑，以优雅的姿态跑完人生这最后一圈！因为她说过：“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我们都需要天使守护在侧。特别当生命缓缓降下帷幕之时，更需要仪式化的庄严之美。那不是迷信，是一份诚与敬，是生命的一个饱满润濡的句号。”

“我们生来都是旅人……不顾途中的危险、艰苦……虽然有时忍受不了，但有爱从四面八方伸过手来。让我们学会响应不倦的爱情的召唤，不陷入迷惘，不让惨烈的压迫用锁链将我们束缚！”张培往生后，乃珊以泰戈尔的这段话为挚友送行。芸芸众生如我们者，其实

何尝不是匆匆而行的旅人，如若在有限的人生旅途中看到无限精彩的风景，便不枉此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乃珊的生命虽然短暂，却也是华彩的乐意。

这篇小文，不知何故，写写停停，前后竟花费整整一年时光，直至今日才得以完稿，算是放下一桩心事。身处彼岸的乃珊读了此文，不知是否会拈花一笑？

（选自《远去的声音》）

## 序二 永远的星辰

简 平

时间走得太快，程乃珊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

可这四年来，我从未停止过对程老师的怀念，我经常想起我们在一起时的那些时光，而这所有的时光都与文学相关，这就使得这份怀念有了一种特殊的质感。我自己都很惊讶，我与程老师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面都记忆犹新，仿佛刚刚结束，每一个细节都非常清晰，一点模糊都没有，真正是深沉的刻铸而非仅仅是浅表的记得。

1982年早春，我第一次去愚园路见程老师，是为了向她求教文学，那时她已蜚声文坛，而我则刚刚开始练笔。那一天，程老师跟我说，能与文学结缘是人一辈子中最幸运的事情。我记住了，我希望自己能像程老师那样，让自己的人生与文学维系。程老师帮我达成了这个心愿，在她的推荐下，我得以发表了第一部文学作品。

2012年初夏，我去富民路见程老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那时候，我们两人都在癌症治疗期间，可是我们谈的依然是文学，程老师告诉我她的创作计划，她说她脑子里的上海故事写也写不完，她还嘱咐我说，你也要多写点。我记住了，我想我要向程老师学习，因为她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坚守文学，用始终不渝的真诚和热情，用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描述百年上海。

这样一份与文学交织的怀念，让我因此也就时常重读程老师的作品。那样的时刻，我发现程老师从来没有离去，她以她的文字与我

们同在。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永不淹没的，能够不朽，惟因公认的经典的作品，任由时间流逝，空间转换，却永不泯灭。而程老师留下的文字，至今还是那样鲜活，那样深邃，那样难以超越。

我读过好多次《上海探戈》《上海街情话》和《上海素描》，这都是程老师杰出的著作。我第一次读《上海探戈》时，还曾写过一篇书评，我认为在中国这个舞池里，大概只有上海这座城市才能跳出探戈的韵味；而用文字来捕捉、描绘并解读这样的韵味，程老师可谓顶尖高手。同样，《上海街情话》和《上海素描》也是萦绕着独特的探戈旋律的。能领悟“上海探戈”神韵的作家，需要有相当的积淀，而这种积淀不是刻意而为的，而是不由自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老克勒”和“小市民”是构成上海最为生动的探戈舞步的两个层面，他们的追求和奋斗，他们的生存和流变，足以阐释一部上海史。在我看来，上海是一座典型的让有梦想的普通人涌动并力争上游，且可从中脱颖而出，变“流民”为“绅士”“淑女”的城市。看尽百年上海沧桑，真正精彩的正是这两个层面的生活。而程老师恰恰得天独厚地融入了其中。

程老师是“老克勒”的后代，我曾在静安寺附近她家花园洋房里悠悠转着的老式台扇中，感受到弥散开来的优雅的氛围，所以，她可

以直达家族最为深刻的“内心”，真切地触摸着“老克勒”们每一根精细的神经。程老师又是一位长年在“下只角”的学校里教书的先生，她还没成为专业作家时，我曾去她任教的中学看她，那所学校在惠民路上，逼仄、潮湿，校门前有几只开了盖的马桶，那是对面弄堂里的住家洗刷完后拎出来晒太阳的。程老师每天在静安寺和惠民路间往返，就像穿越两个截然不同的部落。这段生活让她真实地走进了小市民阶层，并且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了深切的洞察和理解。因而我一直认为，程老师上海题材写作的不可替代性，正是在于她将笔触深入于“老克勒”和“小市民”这一上海滩最为出彩的两个层面的生活流中，而这也是她上海题材写作的认识价值和意义所在。

让我备感欣慰的是，程老师的这些作品始终在读者中不断地流传，我想，这是程老师赋予文学的永恒的生命，她自己也在这样的文学生命中永存。这次，学林出版社再次推出程老师的《上海探戈》《上海街情话》和《上海素描》三部著作，可见她的作品仍然为时代所需，为读者珍爱，我想象着众多的读者会与我一样，读着程老师的这些作品，像她在《上海探戈》中所说的：“嗅到来自一个全新世界的甘美清新的气息，这种感觉会一寸寸地伸展。”程老师的写作是富有理想和情怀的，她娓娓道来的所有的上海传奇，不只是追怀逝去的过往，还着眼于历史的链接和文化的传承，她希冀通过自己的作品，让

读者都浸润于上海独特而丰厚的文化之中，并将包容并蓄、海纳百川、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海派精神发扬光大。

在这个清朗的夜晚，我为程老师的杰作写下这篇序，说实话，我是诚惶诚恐的，作为她的学生，我知道自己远远不及她的文学成就，因而我甚至都没有这样的资格，不过，我真的很愿意做这件事情，这让我可以再一次重温她的作品，再一次向她表达我的怀念和敬意，再一次仰望夜空，在浩渺的星海中找到属于她的那颗永远不落的星辰。这颗星辰一直照耀在我们的头上，并引领我们探索更好的世界、更好的未来、更好的自己 and 更好的生活。

2017 年 5 月

## 前言

我生于 1946 年，虽然近年在香港住了十来年，小时候（三岁到十二岁）也在香港住了十年左右，但即使在这两段互不连贯的香港生活，也几乎生活在上海人的圈子里。在我，这两段互不连贯的香港生活，恰巧成为 1949 年后的老上海生活文化的补白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新上海的陪衬，令我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这个我们一家四代都生活其中的城市，并可以将自己抽离在外，细细品味这个远东第一都会的魅力。

感谢《上海文学》，她是我永远的良师，1979 年我的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就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从而令我有信心走上创作之路。此次更开辟专栏，并起名为“上海词典”，也是《上海文学》的策划。初时并无太大信心，觉得没这么多内容可以如此一期一期往下写，不料开了头，便似启动了一坛封存多年的酒，一时四下溢出。关鸿提议可以结集出书，加盟“新视觉书坊”。

为了令这本书更具魅力，我四下寻觅有关老上海的生活旧相片。历经“文革”，我家的私人相片本几尽毁灭，好在香港的亲友家尚存有一些旧照片，另外，承蒙我的忘年交、美籍华裔二战退伍军人吉米钟慷慨借出许多他珍贵的具历史价值的照片；前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将军的儿媳余墨卿女士也借出她珍藏的“文革”中劫后余生的照片……

取名为《上海探戈》，是因感到，上海生活节奏颇有点如探戈的节奏，急剧抑扬，明快炽热，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活色生香，细腻又富有风情！上海人自信又坚定地在一连串看似毫无规律的进退中，互相勾缠又精于应付，爱恨交融难分，挑衅和引诱并进，舞出令人目眩的身姿。

探戈始自南美市井平民之中，一度只流行于下三流的舞厅酒馆，直至二十世纪初传入巴黎，才容身于上流社会，并成为公认的社交舞中惟一具备表演性的舞种。我觉得这与“海派文化”身世，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海派是《上海探戈》中的主旋律，虽然一度历尽沧桑受尽误解，它仍如探戈乐曲中被誉为灵魂的响板，在天涯岁月中孤寂又顽强地敲击着，直到近年被重新解读……

但愿各位能在《上海探戈》中找到自己熟悉的旋律和感性的回忆。

特别感谢《海上剪影》作者郑祖安先生，还有，摄影家陆杰先生，为本书配拍了许多生动的上海市民生活的照片。

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目 录

|                   |       |
|-------------------|-------|
| 序一 我们生来都是旅人 ..... | / 1   |
| 序二 永远的星辰 .....    | / 1   |
| 前言 .....          | / 1   |
| “阿飞”正传 .....      | / 1   |
| 上海滩上“老克勒” .....   | / 53  |
| 洋盘上海开洋荤 .....     | / 88  |
| ARROW 先生 .....    | / 141 |
| 后门 .....          | / 185 |
| 白相 .....          | / 229 |
| 都会夜的马蹄声 .....     | / 300 |
| 阿拉上海人 .....       | / 347 |
| 上海先生 .....        | / 364 |
| 后记 .....          | / 395 |

## “阿飞”正传

今日沪语中，“阿飞”一词已淡遁，即若有这需要，也宁可用 play boy（有译成花花公子）来代替，皆因在上海，“阿飞”长期与“流氓”放在一起，坏了名声。

“阿飞”一词，比“流感”、“甲肝”等还令上海人闻声色变，特别有未成年子女的家长，一如今日听到艾滋病样。

凭心而论，“阿飞”最初的含意，只是指奇装异服、多异性朋友、推崇西方生活方式……今天看来，鸡毛蒜皮、琐琐细细，只是一种生活文化的选择；早五十几年阿飞刚刚在上海滩催谷出之时，就是这样，并无任何道德劣迹甚至刑事罪元素。或许正因为如此，才特别将流氓冠于阿飞之前，加重砝码，乖乖这下不得了：聚赌殴斗抢劫强奸等刑事罪全部扯到阿飞们身上，阿飞的名声，彻底坏了。沦为黑社会小喽啰似的。

曾与几位老上海前辈多次探讨过“阿飞”的身世，一致认定“阿飞”是上海的土产，也只有上海这个大都会，才可能催谷出文化品位生活态度都较出格的青年——阿飞一族，然后再从上海慢慢延伸到外省各地，包括香港的阿飞。只是已与原生地的上海阿飞，有很大的异化。空间和人物，往往会有很奇异的化学作用。

“阿飞”一语，属上海洋泾浜，并属其中资历极浅的，它的问世，不过只是源自 1945 年二次大战胜利后。“阿飞”是美式口语化的洋泾

浜，是随着当年大批盟军美国大兵暂扎上海之时，与他们的口香糖、克林奶粉、可口可乐一起涌入上海滩，如“OK”、“fashion”（发噱）、“show”（秀）、“cool”（酷）等，阿 figure（飞），是无数这样的美式洋泾浜之一。今日这些美式口语又卷土重来了。

figure 原意为“有型，身段好，引人注目（在一簇人之中）……”，旧时上海洋学生及一众白领人士，喜欢在对白中夹几句英文：

“某先生（小姐）figure 交关好！”（某先生〔小姐〕锋头甚健！）

而对一些刻意穿着得引人注目、一门心思想标新立异的朋友，会称一声“这位阿 figure 朋友”，或许带有一些揶揄，但绝对没有贬义。其实此时的阿 figure，其含意与 play boy 一样，只是 play boy 之说，在四十年代中期已显太迂腐和隆重。

大战胜利后，美国以战胜国之态再挟着两只原子弹，在上海青年人心目中，威望极高，美国文化也就在此时，在上海掀起高潮，其冲击力之大，覆盖面之广，大约也是上海开埠以来最厉害的，再加美国文化带有很大的平民性和流行性，追时髦的上海人自然选择最摩登的美式英语口语。

其实想深一层，阿 figure 与 play boy，还是很不同的：play boy 带有点贵族气，比较讲究品位；阿飞有很大的平民气，比较讲究追捕流行。我们可以讲，贾宝玉属他那个时代的 play boy，而薛蟠，则充其量